



温情的弧光与怀旧的审美

□ 曹文君

《爱时光和大怪兽》是青年科幻作家阿缺中短篇科幻小说集，延续着阿缺的写作风格：温柔细腻的语言文字，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，带着悬疑色彩的情节，深厚浓郁的情感内核，极具时代特征的意象与元素，以及有意识的时空重构。这些风格要素形成了阿缺科幻文本独特的怀旧美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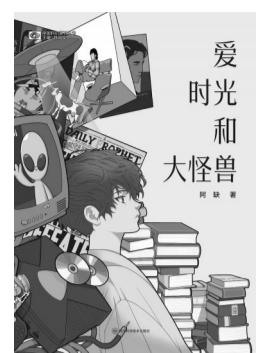
“怀旧”包含时空意义上的“重返”。《再见哆啦A梦》里，胡舟曾希望早点长大，逃离黏糊漫长的童年，因为“童年缓慢得如一只暴晒下的蜗牛，永远到不了夏天的尽头”。《最后的怪兽》中，邓弘兴对父亲的误解让他独自在异乡漂泊，直至父亲去世才重返故乡。他在故乡找到的不仅有回忆，还有父亲不曾

提起的秘密和真相。《去星辰燃烧的地方》里，少女原本普通的暑假却因邻居陈约翰扑朔迷离的来历撕裂了过去、现在与未来的隔膜。时空是一个看不见的巨弧，我们越是回到旧日，便越是接近未来。

作者将这些故事放置在特定的科幻场景中，在顺叙和倒叙的过程中，让人物不知不觉进入到现实以外的情境。比如，村里的神秘水域连通着时间闭环实验室，时间闭环实验室又连通着可以改变的过去。海中的巨兽带着克苏鲁的意向，代替父亲成为保护神般的存在，当它巨大的身躯出现在上海的江海交界处，怀旧的观照距离与科幻的观照距离叠加在一起，如一场真实的旧梦，呈现出令人战栗

的美感。

在阿缺的笔下，《哆啦A梦》《奥特曼》《大话西游》《光环》这些经典的动漫、影视、游戏，其中的人物和情节，都是一代人共同的记忆。威廉斯·雷蒙斯认为，文化是一种基于唯物主义之上的生活方式，情感结构指代某个历史条件下作家与其他人的共同特征，是社会基本组成中所有元素特有的生活结果。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特定的情感结构，它的形成源自文化与环境影响下的个体感受与身份认同。经典动漫、影视和游戏作品，成为影响几代人成长的流行文化，构建出个体间共同情感经验的框架，最终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符号。阿缺发掘了这些文化符号，



并将它们作为科幻故事中唤醒读者与情感的认知支点。

情感结构诞生于经验与表达之间的鸿沟，具体到《爱时光和大怪兽》这本书，则是“80后”“90后”共同的文化经验与情感经验，以及如何表达当下普遍性精神困境之间的鸿沟。阿缺以科幻的方式，建造了跨越这一鸿沟的桥梁。他的温情科幻故事，直面并凝视一种精神困境，尝试从往昔中去寻找、复盘那些具有确定性的珍贵情感与美好回忆。

来源:《文艺报》



书架

阅读随笔

《此间鸟兽:文物里的中华文明》

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



该书一共呈现了16种鸟兽，借助历史文献的解读，讲述了不同历史时期文物中动物意象背后的故事，透过每一件文物上的动物意象，读者得以窥探不同时代古人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。

《手持人间一束光》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本书记录了诗人王计兵在外卖骑手繁忙琐碎的日常之余，坚持用写作、用诗句记录自己与身边人的生活，字里行间洋溢着对生活的热爱、对梦想的执着以及对社会和人性的深刻思考。

《漫画新科技:元宇宙那些事儿》

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



这是一本面向大众的图文科普书，由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数字媒体等领域的科研专家解读元宇宙相关话题，展示高速发展的前沿科技。

说来也巧，在腾冲，我入住的这家酒店，咖啡厅、花园里都放着一本《瓦尔登湖》，主人的用意或许是希望客人能够放慢脚步，更多地亲近自然。既然自带了“精神食粮”，古老的高山榕下，我开始翻看《与树同在》。作者阿莱克西·热尼，一般读者也许并不熟悉，但他的小说《法兰西兵法》十年前就由余中先翻译成中文出版。2011年，阿莱克西凭这部作品获龚古尔文学奖，当时他是一所高中的生物课老师。

《与树同在》的第一篇名为《问树》，阿莱克西自幼在法国乡间长大，他把树当作朋友，常常

会问它们对生命的看法。树当然不会以人类的语言来回应，但此起彼伏的簌簌声——“一种用战栗和生长表达的语言”，却仿佛作出了回答。

作为一位“树语者”，阿莱克西显然不是将树木视为简单的自然景观，而是通过文学的力量，探索这些静默生命背后的故事。《在空心树里》，作者从少年时偶然进入一株400年的空心椴树，担心被树吃掉写起，到成年后的发问：进入其中能让我们更好地接近一个生灵吗？巧妙地融合了文学与科学，以细腻的文字探讨了人类与树木深远而独特的关系。

人类与自然:用树来表达

□ 李涛

一页一页读下去，我对阿莱克西的写作意图越来越清楚，他试图让我们重新认识树木，意识到“树和我们一样是活的，只是活的方式不同”；他每每在谈论树木的时候，笔锋一转谈起了人类，诸如：“我们的根是什么样的？甚至再退一步说，我们有根吗？”他以树木为友，甚至说：“人类生存完全依赖植物，但植物可以没有人类。”阿莱克西的“问树”不时在一些篇什中出现，诗意的问答笼罩于全书之上，透露出文学的力量与生态诗学的追求，令人印象深刻。

来源:《文汇报》



对一朵花微笑

□ 刘亮程

我一回头，身后的草全开了。一大片，好像谁说了一个笑话，把一滩草惹笑了。

我正躺在土坡上想事情。是否我想的事情——一个人头脑中的奇怪想法让草觉得好笑，在微风中笑得前仰后合。有的哈哈大笑，有的半掩芳唇，忍俊不禁。靠近我身边的两朵，一朵面朝我，张开薄薄的粉红花瓣，似有吟吟笑声入耳。另一朵则扭头掩面，仍不能遮住笑颜。我禁不住也笑了起来。先是微笑，继而哈哈大笑。

这是我第一次在荒野中，一个人笑出声来。

还有一次，我在麦地南边的一片绿草中睡了一觉。我太喜

欢这片绿草了，墨绿墨绿，和周围的枯黄野地形成鲜明对比。

我想大概是一个月前，浇灌麦地的人没看好水，或许他把水放进麦田后睡觉去了。水漫过田埂，顺着这条干沟漫流而下，枯萎多年的荒草终于等来一次生机。那种绿，是积攒了多少年的，一如我目光中的饥渴。我虽不能像一头牛一样扑过去，猛吃一顿。但我可以在绿草中睡一觉。和我喜爱的东西一起睡一觉，做一个梦，也是满足。

一个在枯黄田野上劳忙半世的人，终于等来草木青青的一年。一小片草木会不会等到我出人头地的一天？

这些简单地长几片叶、伸几条枝、开几瓣小花的草木，从没长高长大、没有茂盛过的草木，每年每年，从我少有笑容的脸和无精打采的行走中，看到的是否全是不景气？

我活得太严肃，呆板的脸似乎对生存已经麻木，忘了对一朵花微笑，为一片新叶欢欣和激动。这不容易开一次的花朵，难得长出的一片叶子，在荒野中，我的微笑可能是对一个卑小生命的欢迎和鼓励。就像青青芳草让我看到一生中那些还未到来的美好前景。

来源:《一个人的村庄》江西人民出版社